

论申涵光的人生抉择与文化取向

刘秋彬

(河北工程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摘要]申涵光,清初河朔诗派领袖,以布衣入清,以儒冠终老,应属明遗民无疑。南明弘光朝建立,他即犯险南行,欲有所作为。从江南返乡直至顺治九年,申涵光以遗民自居,拒绝与清廷发生任何官方关系。顺治十年后,他刻意淡化“遗民”身份,凸显“逸民”身份。申涵光由“遗”到“逸”,由对新朝的抗拒、排斥到奉其为正朔,其中原因既有对时局变革的明悉洞察,也有家庭情况的变化。与人生定位上的由“遗”到“逸”的转变桴鼓相应,申涵光的文化抉择是“年少文坛,老来理路”。顺治十三年后,申涵光诗歌的感情基调由悲愤不平转向对战乱造成民生疾苦的哀叹和对和平安宁的期盼。他晚年著有《荆园小语》和《荆园进语》,不尚空谈,多为日常伦理和生活智慧。

[关键词]申涵光;遗民;逸民;诗学;理路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25.01.013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25)01-0094-06

申涵光(1620—1677),直隶广平府(今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人,清初河朔诗派领袖。他十三岁从父宦游,十五岁补邑庠生,于崇祯九年、十二年、十五年先后三次参加乡试均落第。入清后,绝意仕途。顺治十六年,清廷诏举孝行,他坚辞地方官员推举,并上《辞辟举书》。顺治十八年,他又被诏贡入太学,称病不能参加廷试。康熙七年,清廷访求隐逸,涵光致书婉拒时任吏部尚书的魏裔介的推荐。《清史稿·文苑传》称:“魏、侯、申、吴,山林遗逸,隐与推移,亦开风气之先。”^[1]¹³³¹⁵

一、人生抉择

(一)“节愍”与“端愍”

“节愍”与“端愍”是南明弘光朝和清顺治朝对申佳胤的封谥,两个谥号的求取都颇费周折。

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祯自缢煤山,时任太仆寺丞的申佳胤巡视外郊,闻讯后入京投井自尽。死前留书其长子涵光曰:“行己曰义,顺数曰命。义不可背,命不可违……不死君父,亦不善用死矣。今日之事,君父之事,死义也,犹命也,我则行之。”(《申端愍公年谱》)^[2]申佳胤以生命为代价诠释了“节臣”的价值取向。五月,清军攻陷京师,十五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兵乱之际,申涵光葬父后旋即赴江南,投奔妹婿路泽浓一家。路泽浓父振飞虽守淮有功,但在拥立福王时表现不够“积极”,事后

被操持朝政的马士英、朱国弼攻讦,免去漕运总督之职,寓居苏州洞庭山。申涵光奔走于苏州、南京间,为父求取封谥。九月,弘光朝旌表北京死难诸臣,设旌忠祠,封申佳胤谥号“节愍”。

申涵光获悉弘光朝建立即犯险南行,不仅是求取封谥,而且欲有所作为。他寄给两弟的诗道:“书到若逢慈母问,但云游子不思家。”(《寄舍弟观仲随叔》)^[3]卷8其间,他结识了陈子龙和夏允彝、夏完淳父子等抗清志士。陈子龙为申涵光诗作序,感慨其诗中的黍离之悲,并以抗清复国相期许:“长公虽不能如大复子生郅隆之朝,而年富志盛才力辐凑,国耻家仇一身任之,岂至垂老而见中兴如少陵者哉?勸哉,夫子为《六月》乎,为《采芣》乎,无徒曰我燕赵悲歌之士但能登丛台而吊平原也。”(《申长公诗稿序》)^[4]夏完淳也将其引为知己,赠诗互勉投身恢复大业:“君家漳水边,意气冠河朔。英爽殊不伦,酒酣高歌作。易水白日寒,千秋事萧索。慷慨希古人,璠玕隐藜藿。弃家入江干,裘马盛挥霍。天纪暗不章,栖栖靡有托。行行东南征,舒此伯王略。出门成侯王,闭户死沟壑。睹兹乘风便,始信无家乐。”(《赠广武申大孚孟》)^[5]申涵光目睹了弘光朝政局的混乱、权臣间的倾轧,尤其是妹婿一家的遭遇使他萌生退意,写给友人的诗中道:“四海尚甲兵,菰芦有君辈。时危耐曲折,我拙非其类。”(《寓金陵简诸知己》)^[3]卷1顺治二年四月,清兵临江,他便仓促返里。

[投稿日期]2024-08-2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编号:16ZDA177)

[作者简介]刘秋彬(1973—),男,河北邯郸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地域文化与文学。

五月,弘光朝覆灭。

顺治九年,清廷诏访“甲申死难诸臣”,王崇简、魏裔介等以申佳胤名上,礼部复核时遭黜落。顺治十年,申涵光冒雨赴京,途中险些丧命,诗集自序称:“十日之程,倍之以为速,其难可知,肌消骨立非复人状。回忆溺者压者,前后死者相望。”^[3]卷首抵京后,遍访诸友,四处哀告。顺治十三年,清廷封谥申佳胤“端愍”,遣礼部右侍郎李奭棠谕祭,赐祭田七十亩。依据前朝国史例由后朝编纂的惯例,要想名垂史册,获得后朝的认可是必要的。顺治十八年,申涵光被地方官推荐以“岁贡”入国学,时逢康熙登极,改“岁贡”为“恩贡”,他称病辞廷试。“岁贡”关乎才名,“恩贡”关乎品节,父既为前朝殉节,子则难于接受后朝“恩赏”,折射出欲迎还拒的复杂心态。

(二)“遗民”与“逸民”

何谓遗民?宋莘在《明遗民诗》序中称:“是则古今所称遗民,大抵凶荒丧乱亡国之余,而忠义牢骚者多出其中,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6]归庄在《历代遗民录序》中对“遗民”“逸民”予以界定,他认为:“凡道德怀抱不同于世者,皆谓之逸民;而遗民则惟在兴废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7]可见构成遗民需两个要件:时间是在朝代更替之际,尤其是不同民族的政权更替时最为明显,如宋元、明清。身份应是成长于前朝,更替后在思想上仍眷恋旧朝不肯为新朝所用的人。与“遗”的政治属性不同,“逸”则是自愿游离于体制外的个体情怀。顾炎武、黄宗羲、傅山等为清初明遗民之代表,黄宗羲在《谢时符先生墓志铭》中说:“故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与,士之分亦止于不仕而已。”^[8]“不仕”是遗民的最低界限。

从江南返乡直至顺治九年,申涵光以遗民自居,拒绝与清廷发生任何官方关系。顺治六年,曾一度打算遁入空门,因亲友的劝阻而未能如愿。日常交往的人物有两类:一是前明遗臣,如张镜心、白抱一;一是遗民如张盖、刘逢源、赵湛等河朔诗人。“乡居方耕,课二弟诵先人遗书,足迹绝于城市”或与二三好友“诗歌唱和,酒后耳热或相泣”,(《申凫盟传》)^[9]沉浸在对故国深深的眷恋中。他这样描写好友张盖:“狂士甲申后,忽自摧折,以次当贡太学,不受。自脱诸生籍,闭门独坐,读杜诗,岁常五六过,诗亦精进,得少陵神韵。对客竟日不语,或问之,曰无所当语者,以母夫人饘粥不继,间授徒自给,性不耐,未几辄罢。好独行旷莽林薄间,自作手语,时人莫测也。”(《张覆舆诗引》)^[10]卷2 这何尝不是他自身写

照,“十年中,忽而长歌,忽而陨涕,如中风狂走,啼笑无端”。(《申凫盟先生年谱》)^[10]卷末他谨慎地与新朝保持距离,劝说出仕的好友殷岳辞官归隐,与抗清失败后寓居苏州的妹婿路泽浓一家保持联络,与江南遗民同气相应、同声相求。

顺治十年后,申涵光刻意淡化遗民身份,凸显“逸民”身份。所谓“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对仕清的亲友持平和的态度,交往热络:顺治十一年、十二年,为迎送妹婿一家至临清,应邀与任山东东昌府兵备道傅维麟流连唱和;顺治十三年至太原造访时任山西按察使杨思圣;康熙二年,应表兄王显祚邀至太原。此后直至康熙十六年去世,申涵光多次入京,与当时显贵龚鼎孳、魏裔介等雅集唱和。

经历了十多年情感涤荡以后,申涵光虽然对清廷仍心存芥蒂,事实上已放弃了行动上无谓的抗争。他曾模仿韩愈《毛颖传》写了一篇《毛颖君后传》,可见这种心迹。文章最后说:“吾尝读昌黎公传,常怪颖归后事等,云终于管城何哉已?乃知毁名避世如其东陵侯辈,故中原人无知之者。楚汉递兴,能者效一技,而颖以老病自全,挺立不屈,岂有慕于孤竹之遗风?然身晦而子孙用,使富贵不绝,可谓善处名实者矣!”^[10]卷2 申氏为永年望族,终明一朝科第蝉联,如何使家声不坠,延续士绅阶层的特权与利益,显然唯有科举之途,所以他的两个弟弟先后考取了清朝的功名。

“亡于闯”或“亡于清”是清初两套政治话术。前者为清廷所操持,意在否定南明王朝的合法性。如多尔袞致书史可法称清军入关是“报尔君父之仇,彰我朝廷之德”“夫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11]141—142 史可法则引经据典予以驳斥,以南明弘光朝类比东汉、蜀汉、东晋、南宋等,强调其正统性。“莽移汉鼎,光武中兴;丕废山阳,昭烈践祚;怀、愍亡国,晋元嗣基;徽、钦蒙尘,宋高缙统:是皆于国仇未翦之日亟正位号,《纲目》未尝斥为自立,卒以正统予之。”^[11]143—144 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始终有虚设的中央权力机构体系。南明弘光朝建立初即旌表建文死难诸臣,意在收揽人心,论证其合法性。清初,北南士人的感知存有差异,相较于江南地区,农民军对北方士绅阶层冲击尤甚,而其成分复杂,不乏有乘间掳掠者。清兵攻取扬州、嘉定时屠戮惨烈使江南士人惊心骇目。而后,张献忠旧部孙可望、李定国加入永历朝抗清行列。北都沦陷,明实未亡,南明弘光、隆武、永历承其余绪,而南明几个王朝无不亡于清。因而,明“亡于闯”“亡于清”是北南士人的不同认知,这种认知也决定了他们对新朝的态度。

度。总的来讲,清初北方士人没有表现出对清廷强烈的抗拒与敌视。

早期儒家并不强调臣下对君上的人身依附,孟子论君臣关系时讲:“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12]后来的通儒也认为更值得执守的是道,而不是一家一姓的政权。王夫之讲:“天下有道,道在天下,则身从天下以从道。天下无道,道在其身,则以道爱身,而即为天下爱道。”^[13]明主对臣下刻薄少恩屡见于清代士人的评述中,亦将明亡的原因归结于朝廷对人心的摧折。“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14]“北寺之狱,残掠狼藉;廷杖之辱,号呼市朝”。^[15]薄俸、廷杖,士大夫斯文扫地,元气销铄殆尽。即便如此,固守“大义”的遗民对清廷的招抚仍表现出强烈的抗拒。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宏词科,傅山被地方官强行抬至京师,他坚辞并拒绝谢恩,称:“使后世或妄以许衡、刘因辈贤我,且死不瞑目矣!”^[1]¹³⁸⁵⁶而孙奇逢则对许衡、刘因有更多的共情与理解:“元有三儒,耶律晋卿之止杀,许平仲之兴学,刘静修之不仕,皆有用夏变夷之意,良工心独苦。”^[16]²⁹⁴申涵光极力称赞“静修先生遗风”(《马旻律诗引》),^[10]^{卷2}并为许衡辩解:“鲁斋生于金章宗大安元年,河北没于金数代矣。后人过为苛论,何哉。”^[17]¹⁶⁸

历史洪流的裹挟之下,普通士人只有被动地接受时移世易。他们未必能以宏大的历史视角去分析成败得失,往往基于阶层及自身利益作倾向性归因。崇祯八年,任杞县县令的申佳胤曾击溃号称“扫地王”的农民军。申涵光更是为解救好友殷岳与农民军有过正面的冲突。“奴变”甚于“国变”,对“叛奴”裂毗嚼齿,必手刃之而后快,对新主充其量只有腹诽而已。山崩海啸的农民运动不仅要褫夺他们的特权,颠覆他们认为合理的固有秩序,甚至会危及性命。而后者使旧秩序得以延续,士绅阶层的特权得以维护,也就欣然接受。清廷定鼎北京,次年即开科考,北方士子多应命而试,顺治三年会试,仅申涵光所在永年一县进士及第就达五人之多^①。

申涵光由“遗”到“逸”,由对新朝的抗拒、排斥到奉其为正朔,其中原因既有对时局变革的明悉洞察,也有家庭情况的变化。皇权专制时代,士人阶层中抱有功利主义者必须依附于皇权而存在,坚持人格独立者能做到的也只有“不仕”而已,这是统治阶层能容忍的最低限度,也是古代王朝更替之后士人阶层中普遍的现象。

二、文化取向

与人生定位上的由“遗”到“逸”的转变桴鼓相应,申涵光的文化抉择是“年少文坛,老来理路”。他自称:“忆年十五六时,好读《史记》《国策》及《苏长公文集》,以为举业之助耳,非有意于著作也。甲申,予年二十有六,既废举业而名心未净,思以文字自见,文与诗之间实迟回焉。”(《自序》)^[10]^{卷首}晚年自悔:“少壮时有限之聪明误用于作诗者二十年,……回想袖手苦吟时,殊亦何乐”“把玩宋儒语录,聊以检点身心”。(《与朱锡鬯书》)^[10]^{卷3}魏象枢也说:“嗣余陈情养母,十载家居,与鳧盟相隔颇远,间得音问,有书而无诗,其所论皆理学,所著皆格言也,非复昔日诗人也。”(《书申鳧盟遗笔后》)^[18]诗歌创作需要激情,或源自深沉的家国情怀,或出自敏锐的岁序感慨,而持久的创作热情则与诗人对诗歌技艺的自觉追求相关。胸怀的博狭决定视野的阔细与反思的深浅,才识的长短决定技艺的巧拙与手法的新陈,能够执诗坛牛耳、引领风尚的诗人往往是知性与才性兼胜。明亡后,申涵光由热衷科举转向诗歌创作是不甘寂寞,追求人生存在的价值。他是极具才华的诗人,但激情衰退后,文网日渐周密,两弟成名使家声不坠,士绅阶层的权利得以延续,选择在既有的秩序中韬光养晦、自我保全,诗歌创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劣于前期。

(一)年少诗学

“平生尝叹少陵诗,岂谓残年尽见之。共脱兵戈身偶在,各怀乡国语尤悲。”(王铨《别故人张孝先》)^[19]王朝更替之际,杜甫诗中沉郁的家国之思往往能引起后人的共情。申涵光著有《说杜》一卷,早期作品也多效法杜诗,充斥着悲怆与愤懑。如顺治元年在江南所作《甲申襄事毕避乱吴下有怀先茔》:“一抔零落草霜孤,梦到寒原血欲枯。几布乡书皆未达,坟前今已种松无?”^[3]^{卷8}亡父之痛及漂泊无助之感溢于笔端。顺治九年的《吁嗟行》:“吁嗟我生三十有四年,山枫野栎空拳挛。倔强时遭豪吏骂,酒酣击筑何人怜。我见时人强笑语,倾心输意相缠绵。险如太行深溟渤,鞠躬酒肉生戈鋌,吁嗟我生胡能然。我有诗书三万卷,先人手泽留丹铅。筋力未衰两弟少,埋愁息照云山边。西岩茅屋近濠口,上栽松

^①分别为冀如锡、胡芒发、李澄、赵士宏、樊鸿选。参见李鸿章等修《畿辅通志·卷四十》中的选举七,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

竹下平田。有时坐明月,半醉挥朱弦,桥头望落日,蜡屐凌苍烟。有时高卧临风渚,白鹭飞来枕席前。我生得此亦已足,胡为终日随喧阗。待我十年人事毕,负薪斫地终南巅,不尔浮家范蠡船,吁嗟我生胡能然。”^{[3]卷2} 祖母、母亲年高,两弟年幼,欲隐而不能,乡间宵小之徒的乘危下石,豪强胥吏辈的凌辱,往往使他难以自处,只有借诗酒浇心中的块垒。语句铿锵,一唱之叹,有清刚凛冽之势,更代之后,遗民处境之险恶、尴尬尽在其中,体现了诗人内心的苦闷与挣扎。

顺治十年,申涵光赴京作有《长安杂兴》五首。其一:“黄榆霜老角声哀,万里风云塞上来。到处狼裘围蹴鞠,四时龙管动蓬莱。忧天忆上刘蕡策,失路难登郭隗台。萧寺雪深钟鼓后,可怜灯影拨寒灰。”其二:“三韩风俗渐宜人,曳履鸣珰记未真。酪酒半醺鹰在臂,柴车塞路马随轮。侯门竞致轩辕鼎,羽客犹存处士巾。独有中官双鬓雪,时时涕泪说艰辛。”^{[3]卷5} 意境萧瑟悲凉,曾经繁华所在经战乱后如边塞绝域般肃杀萧条,“狼裘”“龙管”句写出异族入侵者的跋扈与痴狂,“刘蕡”“郭隗”典故的运用折射出故国沉沦、志士空怀怅惘的幽愤。来自辽东的“三韩”异族新主沐猴而冠、气焰骄横,趋炎附势者谄媚逢迎,直斥时事,笔锋辛辣。

吴伟业也于顺治十年应荐入京,十三年有《长安杂咏》四首。其一:“玉泉秋散鼎湖龙,世庙元都闕御容。绛节久销金灶火,青词长护石坛松。运移梅福身难去,道向麻姑使未逢。重过竹宫闻夜祭,徐无仙客话乾封。”其四:“百战关山马槊高,耻将阶级斗萧曹。两河子弟能谈剑,一矢君王已赐袍。此日大家亲校武,他时年少定分茅。功成老将无人识,看取征南带血刀。”^[20] 其一用东汉末年梅福故事,江山易主,自己想如梅福那样抛家遁逃,但时命所迫,未能如愿。其四是对南苑演武时清兵雄壮威武气势的赞颂,奉诏而作当然不可逆鳞。艺术水准不论,二人朝与野的身份属性、个人遭际及创作背景都影响诗歌的情感表达与价值取向。

顺治十三年,当其父获得清廷封谥后,申涵光诗歌的感情基调由悲愤不平转向对战乱造成民生疾苦的哀叹和对和平安宁的期盼。“烽火频惊海宇上,多少扶锄看白云。”(《社集忧旱》)^{[3]卷8} “海上戈初罢,方隅亦渐宁。风多天早赤,春早草迟青。车马军输急,帆樯战血腥。不眠思往事,离乱恐重经。”(《春旱》)^{[3]卷4} “贵阳新入贡,边马乱昆池。”(《寄杨犹龙》)^{[3]卷3} 无论是郑成功、张煌言海上起兵抗清,还是清军对云贵的用兵,他都希望战火早日消弭,使百

姓得以休养生息。康熙初,各地战乱基本平定,清廷对汉族士人的态度由招抚、容忍转变为猜忌、打压。康熙二年,申涵光姻亲李澄受兄长牵连,流放东北,客死异乡。康熙三年,济宁州知州李顺昌私刊《甲申大难录》被告发,牵及申涵光、涵煜兄弟。事情后来虽得到纾解,但他对清廷的深文周纳心生畏惧,此后创作诗歌数量趋少,且多是描写萧散闲适的日常生活,不再指涉时事。如《偶作》:“不将短发向风尘,小院春晴卧碧茵。花鸟关心如好客,乾坤剩物此闲身。醉醒总爱山尊满,出入新从竹杖亲。每向太行云外望,桃源深处是何人。”^{[3]卷5}

汪琬极力称赞申涵光七言绝句:“申和孟五七律气体俱极高老,予尤爱其七言绝句。暇日与王六(王士禄)讽咏数首,叹谓含蓄凄淡,使置唐人集中,未可知与谁比。”^[21] 如诸家选本多收录的《泛舟明湖》其三:“女墙倒影下寒空,树杪飞桥渡远虹。历下人家十万户,秋来俱在雁声中。”^{[3]卷8} 能够化静为动,讲求视角的转换,追求韵外之致的深远境界。再如《黄山谷》其一:“竹杖寻源入上方,满山榭叶晚苍苍。乱碑零落游人少,一道飞泉下夕阳。”^{[3]卷8} 七言绝句妙在第三句转、第四句结,转或以景语转入情语,或廓大意象与幽微意象的转换,结又有开放式与收纳式之别。申涵光七言绝句多以景语作结,引向更寥廓的诗境,即所谓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申涵光的诗集先后由任丹阳令的贺应旌、泰州知州的刘佑刊刻。他还将诗文投赠当时的选家,清初编选诗集盛行,魏裔介《观始集》、邓汉仪《诗观》、王士禛《感旧录》、魏宪《百名家诗钞》都收录了他的作品。申涵光在南方遗民中声誉尤高,诗歌流传甚广,卓尔堪编纂的《明遗民诗》收录申涵光的诗歌达98首。谢正光、陈谦平、姜良芹所编《清初诗选五十六种引得》辑录自冯舒《怀旧集》到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清人诗选,其中收录申涵光诗歌的选本达32种,与同时期诗坛名家不分伯仲。^[22] 正如严迪昌先生所言:“论平原、河朔遗民诗群,必以申涵光为诗家一巨擘。”^[23] 清初诗学建构于对明代诗坛反思的基础上,相较于诗坛名流拘于门户之见的偏颇或碍于情面的溢美,身处草泽的诗选、诗论家的评判往往更为客观与中肯。曾灿论清初诗风:“近世率攻锺、谭,虞山比之为‘诗妖’,然锺、谭贬王、李太过,今人又贬锺、谭太过。”“虞山才大学优,作宋诗而能不蹈宋人鄙俚浅陋之习,然喜摭拾故实,刻画古人,又未免为学府书厨所累。”“宁为锺、谭之木客吟啸,无为王、李之优孟衣冠也。”^[24] 他指出明代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领袖的“后七子”与锺惺、谭元春为代表的

“竟陵派”的不足,实质对清初宗宋贬唐倾向的批驳。自宋代以来,官员、学者、诗人三位一体的创作主体导致诗歌功能由自我抒怀转变为交往应酬、炫耀才学的工具。纠其偏的途径在于诗歌言志抒情功能的回归,让诗歌成为诗人的情感文献和生命价值所在。正因如此,游离于体制外的申涵光与其他遗民诗人是清初诗坛的中坚力量。

(二) 老来理路

孙奇逢与李颺、黄宗羲齐名,合称明末清初三大儒,“平生义侠”“门墙广大”,是北学领袖。方苞认为他“讲学以象山、阳明为宗,及晚年乃更和通朱子之说”(《孙徵君年谱序》)。^[25]梁启超称其“犹为旧学(理学)坚守残垒,效死勿去者”“其学风已由明而渐返于宋”。^[26]顺治七年,孙奇逢由家乡迁至辉县夏峰,躬耕讲学,清初汉族大吏如魏裔介、魏象枢、杨犹龙、汤斌、魏一鳌等多从其问学。顺治十四年,申涵光到河南辉县苏门拜谒孙奇逢,行弟子礼。归家后,始纂《荆园小语》和《荆园进语》,前者讲持身接物之道,后者谈治学养性之途。

《荆园小语》蕴含着作者从人生经历中感悟的生存智慧,体现其和光同尘、安时处顺的处世态度。“虽老生常谈,粗亦有裨世故,量情酌理,务为得中,惟恭惟嘿,庶几寡过。”(《自序》)^{[17]152}如讲与不同身份、性格人的相处:“故人仕宦者,贻书见招,以不赴为正。或久别怀想,抵署盘桓数日,款款道故,不及他事,切勿在外招摇,妄有关说。一贵一贱,交每不终,未必尽贵人之过也。”^{[17]153}“奸人难处,迂人亦难处。奸人诈而好名,其行事有酷似君子处;迂人执而不化,其决裂有甚于小人时。我先别其为何如人,而处之之道得矣。”^{[17]154}“小人固当远,然亦不可显为仇敌;君子固当亲,然亦不可曲为附和。”^{[17]162}

孙奇逢持论虽调和朱陆,将陆王学派言论作出符合程朱学派的阐述,但实际更推尊陆王学派。“朱之意教人先博览而后归之约,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遂若偏于道问学;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遂若偏于尊德性。究而言之,博后约,道问学,正所以尊德性也;约后博,尊德性,自不离道问学也,总求其弗畔而已。”^{[16]342}“阳明是说心之体,非说性之体也。继善成性,性自是善。心有人心、道心,人心危而道心微,可谓皆善乎?”(《与魏莲陆》)^{[16]69}他对王阳明推崇备至,“吾儒中得阳明大为吐气,庶理学、经济不分二事。”(《答姜二宾》)^{[16]65}“仆谓阳明开闻知之统,为后学辟一生面,大破帖括口耳之习。”(《答张仲诚》)^{[16]85}肯定陆王主张内省工

夫:“读古人书有一字不明,只于自己身上体贴,于古前言往行有一事不合,只于自己身上体贴,则不明者无不明,不合者无不合,所谓五经四书皆我注脚,前言往行皆我尘迹,我一身足以上生千古,下生千古,直取之当下而足矣。”(《复梁以道》)^{[16]79}

与乃师不同,申涵光对程朱学派极力维护,对陆王学派颇有微词。他称赞朱熹:“四书五经集注颁诸学宫,世世遵守如一代之令甲法律。虽有智者不敢乱窜也。人品学术,古今如朱子者几人,竭一生之精力,经群贤之参订始成此书。”反对心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经书所载皆古人亲身经历之事留示后人,如前人行过底路程向人一一指点,免得东求西问。若一概不省,任意自行,未有不错者。纵使寻着正路,亦大费力。”^{[17]167}对陆王学派静坐、内省工夫持批评态度:“人尝瞑心静坐,自然别有一段光景,然于应人接物却无实际。在深山老衲未为不可,我辈五伦百行,事事不同,一处疏略便有错误,如此虚光景何能得力。”^{[17]168}“求静是初学收心之法,若只在静上用工,久之习成骄惰,遇事便不可耐。”^{[17]174}认为陆九渊顿悟之说是工夫倒用:“陆子一番提醒,返本归源,自不可少,但立论太高,未免躐等。在己可以为学,而于人难以为教,上达以该下,学至而后物格,工夫倒用,使后学无所持循。”^{[17]169-170}

总的来讲,申涵光在理学方面并无创见,既没有“致广大”对宇宙本体的终究探求,也没有“尽精微”实现自我人格的提升和内在超越,只是论证先贤的神圣与已有秩序的合理性。所谓的“下学上达”也只是在前人语录中打圈圈,将理学日常化、功用化,外化为和光同尘的生存智慧。当然,不能苛求每个人都做出超越时代与具体生存环境的认知与选择,但这更彰显了那些导夫先路者的伟大,只不过在漫长的皇权专制时代,大多成了悲剧性的人物。

学术思想的昌明,就其外部因素而言需要宽松的政治环境,如先秦诸子关于社会治理体系的辩驳与纷争;就其内部因素而言,思想家要有反思意识与怀疑精神,如魏晋玄学的兴起与宋代理学的构建。而后者尤为重要,所以即便在清初严酷的政治高压下,依旧诞生了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三位中国思想史上的杰出大家。他们或四处奔走,或远窜荒遐,或埋头著书讲学,远离政治的纷争,当然他们的学说也只能在后人的追述中得以张扬和显布。

参考文献

- [1] 赵尔巽. 清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 申佳胤. 申端愍公集[M]. 畿辅丛书本. 定州:王氏谦德

- 堂,1879(清光绪五年):卷末.
- [3]申涵光. 聪山诗选[M]. 畿辅丛书本. 定州:王氏谦德堂, 1879(清光绪五年).
- [4]陈子龙. 陈忠裕公全集[M]. 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 1988;卷26.
- [5]夏完淳,白坚. 夏完淳集笺校[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24.
- [6]卓尔堪. 明遗民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61;卷首.
- [7]归庄. 归庄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70.
- [8]黄宗羲. 南雷诗文集[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411.
- [9]魏裔介. 兼济堂文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卷11.
- [10]申涵光. 聪山集[M]. 畿辅丛书本. 定州:王氏谦德堂, 1879(清光绪五年).
- [11]计六奇. 明季南略[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2]赵岐,孙奭. 孟子注疏[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216.
- [13]王夫之. 宋论[M]. 北京:中华书局,1964;146.
- [14]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2003.
- [15]王夫之. 读通鉴论[M]. 北京:中华书局,1975;2450.
- [16]孙奇逢,朱茂汉. 夏峰先生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 [17]申涵光. 荆园小语[M].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0册影印康熙刻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18]魏象枢. 寒松堂集[M]. 丛书集成初编本.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卷9.
- [19]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全宋诗[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1303.
- [20]吴伟业,李学颖. 吴梅村全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423-424.
- [21]陈维崧. 篋衍集[M]. 蒋国祥刻本. 1697(康熙三十六年):卷11.
- [22]谢正光,陈谦平,姜良芹. 清初诗选五十六种引得[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55.
- [23]严迪昌. 清诗史[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313.
- [24]曾灿. 过日集[M]. 宁都:曾氏六松草堂,康熙年间;卷首.
- [25]方苞. 望溪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卷8.
- [26]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4.

[责任编辑 李 新]

Research on the Shen Hanguang's Life's Choices and Cultural Orientation

LIU Qiubi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Hebei 056038, China)

Abstract: Shen Hanguang, the leader of the Heshuo School of Poetry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became a civilian of the Qing Dynasty as a layperson, and ended his life as a Confucian scholar. In this sense, he is a Ming loyalist undoubtedly. When the Hong-guang court of the Southern Ming Dynasty was established, he took risks to travel south, hoping to restore the former Ming Dynasty. From the time he returned from Jiangnan region to his hometown until the 9th year of the Shunzhi reign, Shen Hanguang regarded himself as a Ming loyalist and refused to have any official relations with the Qing court. After 10th years of Shunzhi, he deliberately downplayed the identity of the survivors, highlighting the identity of hermits; meanwhile, his attitudes to the Qing Dynasty changed gradually from rejection to acceptance. Such a change can be attributed to his clear insight into the situations of his times as well as some changes in his family circumstances. In line with his identity shift from being a Ming loyalist to a hermit, Shen Hanguang's cultural choice also changed from "being prominent in the literary world in youth" to "turning to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old age". After the 13th year of Shunzhi reign, the emotional focus expressed in Shen Hanguang's poem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grief and indignation to lamentation for people's hardships and sufferings caused by the war and the hope for peace and tranquility. In his later years, he wrote *Whispers in Jingyuan Garden* and *Analects in Jingyuan Garden*, both of which focused on daily ethics and life wisdom rather than empty talk.

Key Words: Shen Hanguang; survivors; hermits; poetics; Confucian classics